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0/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四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說通十三卷首一卷

〔明〕沈守正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一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四卷

〔明〕徐光啓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金陵書林廣慶堂唐振吾刻本

.....一四八

詩經圖史合攷二十卷

〔明〕鍾惺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三七八

詩經說通十三卷首一卷

〔明〕沈守正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說通

十三卷》提要

刻詩經說通自叙

六經之解莫難於詩余所

成一家之者不少要皆詩之一班

非古今人之聰明不能舉詩之全也

詩固不予人以全也何以言之作者

一人米者一人解者又一人以五方之

詩經說通序

音更千載之舌贅牙者或以脛易之

況冊代竹隸代篆子儀百篇於家

換寧渡三百篇之舊乎一也賦雅

養老騶虞節射蔓草褰裳贈行

若饗雖云雅頌有所天子或六取

卿大夫或士擬古人作有指而用無

常也至今迄無定說二也詩有替前
之旨焉有表之象焉有響終之
韻焉可神遇而不可跡求也可彷彿
見之不可以筆墨書也三也有淺之
者深解之而索然有約略之者
詳解之而索然有不倫不次者乙之而
索然四也大抵訓詁之家以博詩非
不博也寓目衡口拒必博乎沉焉
儒以理詩非無理也勞呻康吟詎析
理乎辨難之士以義詩非乏義也作
非一人世非一系詎尋義乎凡以皆解
詩之沉疴也猶其小者其大者在唐

序者曰非子夏不能作批序者曰後
人附會之詞耳兩者皆譏余謂後序
可去而首序必不可去首序難讀略
詩等或一字撮要或片之含識或詞切
而明或旨之而遠神明之用生之不窮
即紫陽嚴斥其解之多攝入首序中
所不能渾合者衛鄭十餘什耳余受
經廿年窮覽群書坊求耆宿深嘆作
者之不可復起信首序之必不可輕廢
但身為諸生不能勇決成一家之依
希兩端以俟旁通之代啟寔有嘆然
者焉然其不能全舉之耗夫諸家可

顯外通者義取通其滯義歸之合
 并亦以告墨守者曰窮則變則通
 今其時矣嗟乎詩係情生蔽由情淺
 長吟微詠並可照圓拂跡刻舟斯成
 頑固自非夙具詩材即同編聯席領
 昧然殊是詩之難又不存人而在天故
 詩經說通序
 曰六經之解莫難於詩
 萬曆乙卯中秋前三日虎林後學沈
 守正識



庚子中秋

詩經說通凡例 九六則

一集傳廢首序不無可商時方崇尚豈敢闕違但
 集傳中頗有似離實合始異終同者非盡紫陽
 之過疏解日訛漸成河漢今並為融暢歸之本
 條其顯相矛盾者始題附錄

一附錄之條自不可已以前後說詩無慮百家廢
 序者獨夾漈紫陽耳聰明競出頗足解顧今異
 同駢錄使知詩道之廣博也

一詩有大義如四始六義之殊指端門師授之有
 宗風何以首南而殿幽頌何以終商而卒魯

詩經說通凡例

十一

神工化筆未易管窺不知涯略詎稱儒者今援
 諸家之言以俟折衷統論弁之帙首風雅頌各
 以類從焉

一古人感觸迫而成聲豈若今人執筆為文哉分
 章截句病詩不小但後生不諳世便詆為盲經
 安敢作俑第標舊說二字或云姑從不敢不從
 以別之

一多識鳥獸草木自昔言之其間儀常制度尤稱
 古奧專門名家勒有成書尚多紕漏况義主銓
 解何暇證餘間有箋註以療瞪目云爾

一詩之微妙須人自會出口落筆便成筌蹄政如
 宣尼提誨三千忽欲無言釋迦說法四十九年
 未曾有字妙得斯旨方可言詩若株守陳編翻
 成毒藥予實望洋敢告同志

乙卯中秋日又識



詩經說通引用書目

正引

魯詩說 申公

毛公詩傳 毛萇

毛公箋 玄

張子詩說 載

朱子辨序 熹

劉氏詩折衷 宇

新經詩義 王安石

陳少南詩解 鵬飛

詩經說通 引用書目

夾漈辨妄 鄭樵

呂伯恭讀詩記 祖謙

續讀詩記 戴溪

詩攷 王應麟

徐傲絃詩說 常吉

折衷 鄭泉

疑問

喬古岡詩釋 時敏

卓去病國風說 爾康

馮嗣宗名物考 復京

韓詩外傳 嬰

鄭康成詩譜

孔氏正義 穎達

曾氏論詩 肇

歐陽本義 脩

程正叔詩說 頤

蘇子由詩傳 轍

詩故 董道

李三山詳解 博

嚴氏詩輯 案

詩聞 王嘉文

詩經大全

季彭山解頤 本

朱鬱儀詩故 謀舉

五經字義 俱姚舜牧

陶逸則註疏纂 其情

陶菴筆記 歸子慕

胡休復詩傳 亂嘉

雜引

尚書疏

周禮

大戴禮

小戴禮

儀禮

左傳

國語

公羊傳

穀梁傳

爾雅

劉向說苑

新序

孔叢子

文中子

說文

釋文

水經註

白虎通

詩經說通卷之首

杜氏釋例

陸氏草木疏

杜氏左傳註

蘇文忠公集

文獻通考

晁氏書目

丹鉛總錄

菴苑卮言

洹詞

士翼

焦氏筆乘

函史

其它不能悉記

詩經說通卷之首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論大義

卜子夏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詩經說通卷之首。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世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鄭康成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野
輒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之焉。虞書曰。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
夏承之。篇章民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
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扶其
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顯彰。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
播種百谷。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
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
王季。克堪頌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
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

詩經記述卷之七

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
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
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
諸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即不尊賢。自是而下。屬
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
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
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
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

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
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
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
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
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斯與。
文中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
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
于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
樂。其勤而不怨乎。

詩經記述卷之七

呂和叔曰。詩中皆有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
之體多者爲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
無頌也。
王元美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惟風乎。
頌則純。純則成。雅兼之矣。
孔仲達疏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
漸積之義。故小雅先于大雅。
又曰。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
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近於頌矣。
又曰。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太

平。則無所愛。美。道。絕。則無所復。議。故。初。變。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議。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觀。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李。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可。見。王。澤。雖。竭。體。詩。經。說。通。卷。之。首。四

義猶存。故曰變詩王道衰乃作也。又曰變風變雅之譏刺典刑未亡。觀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汚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球則匡諫之意微。漆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譬之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療虢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採世亦猶是矣。崔仲見曰。風變于幽。斯人亂之。可拯乎。頌反于商。斯文弊之。復質乎。易終于未濟。春秋終于獲麟。皆亂極。

反治之意也。

嚴粲叔詩緝曰。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徐。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芣苢。全述沃之盛。而實刺晉卿。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欲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役之勞。類并刺危亡。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詩經說通卷之首五

蘇子瞻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鬢髮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王元美曰。凡詩刺讒直而厲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論諸家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孔子刪而為三百五篇。嗣其學者。為卜子夏。今詩序一篇。梁昭明定以為子夏作。首序或曰子夏作。或曰國史所題。或曰毛公傳子夏意作。或曰衛宏之所潤益也。漢之業詩者。其師門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為韓詩。趙人毛萇。自言子夏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學為毛詩。是時四家並鳴于世。高翔魯祖父嘉父客及包咸。魏應。皆習魯詩。伏黯任末。景鸞習齊詩。薛漢召馴。楊仁趙睥。張匡習韓詩。三家皆立博士。獨毛氏未立。

詩經說通

卷之六

六

河間獻王好毛氏之學。至平帝時。請於朝。始得立博士。毛公以其學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國謝曼卿。東海衛宏。往學于曼卿。或言其潤益大小序者。即宏也。習毛氏者。尚有徐巡。王述之屬。不詳其系。中興後。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氏出而諸家稍廢矣。魏則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駁王肅以伸鄭義。晉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黨於王基。陳統又難孫申鄭。紛紛幾訟焉。宋梁齊陳之間。有宋朝請業。遵所注詩。自號業詩。意義多異。世所不行。

又有今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炫劉焯之徒。並為義疏。唐孔穎達與博士王德韶齊威等。因炫焯疏本。刪煩增略。為正義四十卷。今行世注疏是也。宋則劉宇詩折衷。歐陽脩本義。王安石新經詩義。程頤詩說。陳少南詩解。董道詩故。鄭樵夾漈辨妄。李樛詳解。呂祖謙讀詩紀。戴溪續讀詩記。王景文詩聞。王應麟詩攷。嚴粲詩緝。猶時與考亭集傳辨說。並行于世。或曰子夏傳申公。申公傳李尅。尅傳孟仲子。孟仲子小序中。往往見之。仲子傳孫卿。孫卿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詩經說通

卷之七

七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也。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隋所存韓詩。止外傳耳。內傳亡之已久矣。呂東萊曰。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漢書杜欽傳曰。佩王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者何也。曰。豈惟毛詩。左氏最後立。而世之盛行者。獨左氏。小戴最

後出而今之言禮者。以小戴為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無他書以資考證。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議論漸精。而古人之遺書。又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以考異同而見長短。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毛氏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什鵠也。與金縢合。什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什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什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謂源流於子夏可乎。論毛傳

林氏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故往往難與言言外之旨。論鄭氏箋

周堯卿曰。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論毛鄭
晁氏曰。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頴達義疏。始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

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論孔疏

晁氏曰。宋叔平日不信符命。嘗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蘇子瞻曰。帝王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矯枉過正。舉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論歐陽氏本義

何仲默曰。宋人尚不解唐人詩。以之以解三百篇。其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詩經說題
論刪詩

孔子世家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疏曰。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應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歐陽子曰。遷說是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玄諸圖推之。有五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以此推之。何啻三千。朱子曰。三百五篇。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是朱子以詩元未嘗刪也。使詩果未嘗刪。今何以有諸逸詩乎。馬氏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

而自意之可改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改，而不欲臆說者也。錄之者，夫子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不錄者，夫子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詞旨深遠者，亦所不廢。如朱書、鸛鳴、燕段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雖詞意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之心，局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為近理。若夫

詩經說通

卷之十

十一

歐陽氏謂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則

必無是理。

論序

釋文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范曄漢書曰：衛宏作毛詩序，隋書曰：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又鄭氏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分以寘諸詩之首，合觀諸說，雖不能定為何人作，要之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去作詩之時蓋未遠也。至鄭樵作夾漈辨妄，始專詆毛序，其言曰：今人專信毛氏，而不旁採三家，是以事

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朱子因之，遂以為定馬端臨曰：詩書之序，朱子皆所不信，而於國風諸篇，詆斥尤多。愚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復味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序以一言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傳授之有源，孰能臆料當時之意，指以示千載乎？而朱子深詆之，以為令明白可見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若是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朱書、序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

詩經說通

卷之十

十一

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序閔周室宗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若舍序以求，則采芣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物乎？叔于田、序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段之詞耳，揚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若舍序以求，則此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命，則袁宏九錫之文耳，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乎？鴛鴦、序以為征役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序以為勞使臣勞戍役而作也，今讀四詩之詞，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休歸

之無期。風雅之詞一耳。若舍序以求。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出于困役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潘侯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党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即是數端。而知序之不可廢也。又何疑於桑中溱洧諸篇乎。又曰。朱子謂序者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刺君。予亦謂朱子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淫靡。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

詩經說通

卷之五

七

又曰。愚之所以不滿于朱子者。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賓之初筵。韓詩皆與毛序反者也。朱子獨于賓筵。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豈賓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耶栢舟引劉向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非臆說矣。然向嘗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悄悄。愠于群小。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愠也。正與序合。而朱不之信。夫一劉向也。豈列女可信。而封事不可信乎。予故曰。惡序之太過。而未盡

當乎人心也。

又曰。或云。如子所言。序將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而始。有其意。則自有詩而已有之矣。鴟鴞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不本于當時作者之意。則鴟鴞諸章。讀之。不知其為何物矣。又不然。而使盡出于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味之婉微幽奧者。殆類聲勢。虎高之隱語。黃絹幼婦之成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小序固多舛馳。將盡信之乎。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採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舛馳固時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

詩經說通

卷之六

八

晁氏曰。王介甫以序為詩人所自製。按韓序末首。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若果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繁意穢。其非出于一人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說耳。

崔仲鳧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窺聖道

信邪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未可詆之爲誣也。

論樂歌

愚按疏云。二雅唯正經用諸樂。變者雖亦播諸樂。或無算之爵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又按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則知正風正雅。爲樂歌之正。而變風變雅。皆非正也。又說者以二南爲房中之樂。雅爲燕饗之樂。頌爲郊廟之樂。其實燕饗皆用之。又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疏云。之天下。故序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此亦言其大較耳。其實天子併用風小雅。而諸侯亦未嘗不用風雅頌也。何者。凡合樂必降於升歌一等。故鄭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明天子得兼用風雅頌。諸侯亦得用風與大雅也。又郊特牲云。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註云。賓朝聘者也。明諸侯亦得用頌也。故鄭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通論其義也。但大夫而僭用頌。則已甚。故郊特牲云。大夫之用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謾之也。歌在堂上。賁人聲也。合樂在堂下。歌也。

樂俱衆聲俱作也。

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聖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既嚴絕其聲。使又從而泰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曰。不然。左傳季子來聘。請觀周樂。而邱鄭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又安得歌其國邪淫之詩乎。嘗因是而思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蕤。衆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衆聖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其不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祭祀乎。左傳所載。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如鄭伯有賦鶉奔。楚子圍賦大明。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蕢賦蔓草。子太叔賦寒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

賦籜兮。此六詩皆朱子所謂淫詩也。然所賦皆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說。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朱子之說也。

論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蘇子瞻曰。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雖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闕闕雖

詩經

卷之十

雄。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有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彼且不知夫詩之體。固自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

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闕闕雖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于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諸民俗之謠。正與古關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寒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

詩經

卷之十